

那些我曾经懂过的问题

Salieri

2022 年 12 月 16 日

前言

此笔记总结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细节问题。

Salieri

2022 年 12 月 16 日

目录

第一章	凝聚态场论、量子多体	1
1.1	二次量子化中的一些细节	1
1.2	平均场近似, 高斯近似, 鞍点近似, Product State	1
1.3	电、声子有效相互作用	1
1.4	Goldstone 定理 (经典)	1
第二章	量子信息	3
2.1	Multipartite Entanglement	3
第三章	量子场论	4
3.1	同一粒子的不同表示	4
3.2	Dirac, Weyl and Majorana fermions	4
3.3	Pology	8
3.4	Noether 定理与 local 对称性	8
3.5	规范场的量子化: QED, 非阿贝尔, 与凝聚态中的电磁场路径 积分	8
3.6	外场与有效作用量	8
3.7	量子 Goldstone 定理	16
第四章	张量网络	21

第一章 凝聚态场论、量子多体

1.1 二次量子化中的一些细节

1.1.1 一次算符与二次算符的关系

1.1.2 波函数规范变换与产生算符对应的变换

ref:AltlandP573

1.2 平均场近似，高斯近似，鞍点近似，Product State

1.3 电、声子有效相互作用

1.4 Goldstone 定理 (经典)

考虑一个理论涉及若干个场 $\phi^a(x)$ ，具有如下形式的拉氏量：

$$\mathcal{L} = (\text{terms with derivatives}) - V(\phi) \quad (1.1)$$

令 ϕ_a^0 为最小化 V 的恒定场，即

$$\left.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phi^a} V \right|_{\phi^a(x)=\phi_a^0} = 0.$$

将 V 在极小值附近展开，有：

$$V(\phi) = V(\phi_0) + \frac{1}{2} (\phi - \phi_0)^a (\phi - \phi_0)^b \left(\frac{\partial^2}{\partial \phi^a \partial \phi^b} V \right)_{\phi_0} + \dots$$

定义取二次项的系数作为矩阵，由于是在极小值展开，矩阵是半正定的，本征值就是质量。下面开始正式证明 Goldstone 定理。考虑某一般的连续对称变换：

$$\phi^a \longrightarrow \phi^a + \alpha \Delta^a(\phi) \quad (1.2)$$

α 是无限小参数， Δ^a 是一个关于所有场的函数。考虑退化到恒定场的情况，此时含导数项自动为零，因此势能本身就需要不变，即

$$\Delta^a(\phi)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phi^a} V(\phi) = 0$$

此式再对 ϕ^b 求导，并取 $\phi = \phi_0$ ：

$$0 = \left(\frac{\partial \Delta^a}{\partial \phi^b} \right)_{\phi_0} \left(\frac{\partial V}{\partial \phi^a} \right)_{\phi_0} + \Delta^a(\phi_0) \left(\frac{\partial^2}{\partial \phi^a \partial \phi^b} V \right)_{\phi_0}$$

由于 ϕ_0 使得 V 最小，第一项自动为 0，因此第二项也等于零。若对称性依然对于场 ϕ_0 成立， $\Delta^a(\phi_0) = 0$ 。若发生自发对称性破缺，则二阶导项为零，即质量为零。

第二章 量子信息

2.1 Multipartite Entanglement

第三章 量子场论

3.1 同一粒子的不同表示

3.2 Dirac, Weyl and Majorana fermions

[1] 简单来讲, Dirac fermion 是 Dirac 方程的一般解, Majorana fermion 是 Dirac 方程的“实”解, Weyl fermion 是无质量 Dirac 方程的解。

3.2.1 Dirac 方程及其解

Dirac 方程定义为:

$$(i\gamma^\mu \partial_\mu - m) \Psi = 0 \quad (3.1)$$

它可以看作具有如下哈密顿量的薛定谔方程:

$$H = \gamma^0 (\gamma^i p^i + m) \quad (3.2)$$

γ 矩阵定义为:

$$\begin{aligned} [\gamma^\mu, \gamma^\nu]_+ &= 2g^{\mu\nu}, \\ \gamma_0 \gamma_\mu \gamma_0 &= \gamma_\mu^\dagger \end{aligned} \quad (3.3)$$

可以看到, 当 γ 矩阵为纯虚时, Dirac 方程为实方程, 有实解。我们可以找到一组 γ 矩阵满足这样的条件, 这个表象称为 Majorana 表象。

$$\begin{aligned} \tilde{\gamma}^0 &= \begin{bmatrix} 0 & \sigma^2 \\ \sigma^2 & 0 \end{bmatrix}, & \tilde{\gamma}^1 &= \begin{bmatrix} i\sigma^1 & 0 \\ 0 & i\sigma^1 \end{bmatrix}, \\ \tilde{\gamma}^2 &= \begin{bmatrix} 0 & \sigma^2 \\ -\sigma^2 & 0 \end{bmatrix}, & \tilde{\gamma}^3 &= \begin{bmatrix} i\sigma^3 & 0 \\ 0 & i\sigma^3 \end{bmatrix}, \end{aligned} \quad (3.4)$$

其中 σ^i 为 Pauli 矩阵。在此表象下写出 Dirac 方程，我们有实解：

$$\tilde{\psi} = \psi^\star \quad (3.5)$$

此解即代表 Majorana fermion。 γ 矩阵不同表示之间通过么正变换相联系：

$$\gamma^\mu = U \tilde{\gamma}^\mu U^\dagger \quad (3.6)$$

此时解 $\tilde{\Psi}$ 与 Majorana 表象下的解也通过一个么正矩阵相联系：

$$\Psi = U \tilde{\Psi} \quad (3.7)$$

实解条件(3.5)此时为

$$\psi = U U^\top \psi^\star \quad (3.8)$$

我们一般不直接使用么正矩阵 U ，而是转而定义如下矩阵：

$$U U^\top = \gamma_0 C \quad (3.9)$$

由此定义协变共轭（协变性将在稍后证明）：

$$\hat{\Psi} \equiv \gamma_0 C \Psi^\star \quad (3.10)$$

此时实解条件(3.5)可以写为：

$$\hat{\psi} = \psi \quad (3.11)$$

3.2.2 Fourier 展开

一个 Majorana fermion 解在一般的表象下的 Fourier 展开为：

$$\psi(x) = \sum_s \int_p (a_s(p) u_s(p) e^{-ip \cdot x} + a_s^\dagger(p) v_s(p) e^{+ip \cdot x}) \quad (3.12)$$

v 和 u 互为协变共轭 $v_s(p) = \gamma_0 C u_s^\star(p)$

3.2.3 矩阵 C 的一些性质

除了通过找到实解对应的 Majorana 表象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 C 矩阵本身的性质来定义一组 C 矩阵，再由此找到不依赖于表象的“实解”条

件。

简单观察可以发现，C 矩阵满足如下性质：

$$C^{-1}\gamma_\mu C = -\left(U\tilde{\gamma}_\mu U^\dagger\right)^\top = -\gamma_\mu^\top \quad (3.13)$$

事实上，对于任何表象的 γ 矩阵我们总可以找到满足上式的 C 矩阵，此式可以直接称为 C 矩阵的定义，由此我们有一般情况的实解条件(3.11) 同时，很容易验证 C 矩阵在任意表象下都是完全反对称矩阵。

3.2.4 实条件的洛伦兹不变性

此节将阐述为什么称(3.10)为协变共轭，我们取 Lorentz 变换的生成元为 $\sigma^{\mu\nu} = \frac{i}{2}[\gamma_\mu, \gamma_\nu]$ ，注意，这并非 Pauli 矩阵。一个 fermion 场的变换为：

$$\Psi'(x') = \exp\left(-\frac{i}{4}\omega^{\mu\nu}\sigma_{\mu\nu}\right)\Psi(x) \quad (3.14)$$

对上式取复共轭并左乘 $\gamma_0 C$ ，注意到 γ 矩阵的性质，可以推出：

$$\hat{\Psi}'(x') = \exp\left(-\frac{i}{4}\omega^{\mu\nu}\sigma_{\mu\nu}\right)\hat{\Psi}(x) \quad (3.15)$$

由此可以看出，协变共轭场于原场具有相同的洛伦兹变换规则，所以实解条件是洛伦兹不变的。

3.2.5 左与右

在处理费米场时，我们通常会遇到两个和左右有关的概念，螺旋度 (helicity) 和手性 (chirality)，两者通常并不相同，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有关联，本节将阐述这种关联。

螺旋度 满足 Dirac 方程的费米子螺旋度定义为：

$$h_p = \frac{\Sigma \cdot p}{p} \quad (3.16)$$

Σ 为自旋矩阵。很显然， h_p 的本征值为 ± 1 ，分别对应“右手”和“左手”。可以验证 h_p 与哈密顿量对易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守恒量，并且其点乘结构也保证了旋转不变形，但可以验证对于有质量粒子，螺旋度在推动下是改变

的。一个简单的论证是考虑螺旋度的物理意义：自旋在动量方向上的投影，考虑在粒子速度方向上一运动更快的参考系，此时动量反号，但自旋投影在该 boost 下不改变，因此螺旋度改变。上面的论述依赖于速度更快的参考系，这对无质量粒子是不可能的，因此这暗示无质量粒子的螺旋度是一个真正的洛伦兹不变量。

手性 可以额外定义一个矩阵 γ_5 ，它满足：

$$[\gamma_5, \gamma_\mu]_+ = 0 \quad \forall \mu \quad (3.17)$$

一个显然的解是：

$$\gamma_5 = i\gamma^0\gamma^1\gamma^2\gamma^3 \quad (3.18)$$

给上式乘上额外的相因子也是满足定义的，上述的选择保证了 γ_5 有如下性质：

$$\gamma_5^\dagger = \gamma_5, \quad (\gamma_5)^2 = 1 \quad (3.19)$$

后者保证了如下定义的两个矩阵确实是投影算符：

$$L = \frac{1}{2}(1 - \gamma_5), \quad R = \frac{1}{2}(1 + \gamma_5) \quad (3.20)$$

两者的本征空间里的矢量分别称为“左手”的和“右手”的。每个 Dirac 旋量也总可以拆分成两者之和。可以验证， γ_5 与洛伦兹变换的生成元对易，但与哈密顿量不对易，这是由于质量相含一个 γ 矩阵，因此和 γ_5 反对易。

3.2.6 Wyle fermion

如前文所述，质量项同时阻碍了螺旋度和手性成为性质良好的物理量，因此我们考虑无质量费米子。由于 γ_5 的存在以及 Schur 引理，一般的 Dirac 方程解并非 Lorentz 群的不可约表示，而手性解是可约的，称为 Wyle fermion。一个一般的费米子是可约表示 $\frac{1}{2} \oplus \frac{1}{2}$ ，即一个左手 Wyle 一个右手 Wyle。上述说法对螺旋度同样适用，因为无质量时两者相同。

3.2.7 从 Wyle 费米子到 Majorana 与 Dirac 费米子

Majorana fermion 是含有质量的，因此必须包含左右手两部分，考虑到实条件，这必须是一个 Wyle 场与它的协变共轭：

$$\psi(x) = \chi(x) + \hat{\chi}(x) \quad (3.21)$$

而 Dirac fermion 的区别就是没有实解条件，因此两个左手、右手场之间独立：

$$\Psi(x) = \chi_1(x) + \hat{\chi}_2(x) \quad (3.22)$$

3.3 Pology

3.4 Noether 定理与 local 对称性

3.5 规范场的量子化:QED, 非阿贝尔, 与凝聚态中的电磁场路径积分

3.6 外场与有效作用量

3.6.1 来自热力学的类比

考虑一个磁性系统，配分函数以及 Helmholtz 自由能为：

$$Z(H) = e^{-\beta F(H)} = \int \mathcal{D}s \exp \left[-\beta \int dx (\mathcal{H}[s] - Hs(x)) \right] \quad (3.23)$$

H 为外加磁场。磁化强度可以通过对 Helmholtz 自由能求导得到：

$$\begin{aligned} - \left. 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H} \right|_{\beta \text{ fixed}} &= \frac{1}{\beta}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H} \log Z \\ &= \frac{1}{Z} \int dx \int \mathcal{D}s s(x) \exp \left[-\beta \int dx (\mathcal{H}[s] - Hs) \right] \\ &= \int dx \langle s(x) \rangle \equiv M. \end{aligned}$$

Gibbs 自由能通过 Legendre 变换得到

$$G = f + MH$$

外场可以对 Gibbs 自由能求导得到：

$$\begin{aligned} \frac{\partial G}{\partial M} &= 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M} + M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M} + H \\ &=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M} \frac{\partial F}{\partial H} + M \frac{\partial H}{\partial M} + H \\ &= H \end{aligned} \quad (3.24)$$

当 $H = 0$ 时, Gibbs 自由能取极值, 热力学上最稳定的态由 $G(M)$ 的最小值给出。通过类比, 我们也可以在 QFT 中构造相似的量, 为方便仅考虑标量场。

3.6.2 有效作用量的引入

标量场的生成函数为:

$$Z[J] = e^{-iE[J]} = \int \mathcal{D}\phi \exp \left[i \int d^4x (\mathcal{L}[\phi] + J\phi) \right] \quad (3.25)$$

一般而言通常的记号并非 $E(J)$, 而是 $W(J)$, 后文中可能交替使用两种记号。可以看出 $E(J)$ 可以类比 Helmholtz 自由能, 它的物理意义是真空-真空振幅的联通部分。 J 类比外磁场。之后的讨论中我们假定 J 是均匀的, 通过泛函的一些技巧我们很容易推广到一般的场。

令 $E(J)$ 对 J 求泛函导数, 有:

$$\frac{\delta}{\delta J(x)} E[J] = i \frac{\delta}{\delta J(x)} \log Z = - \frac{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(\mathcal{L} + J\phi)} \phi(x)}{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(\mathcal{L} + J\phi)}} \quad (3.26)$$

将上式简记为:

$$\frac{\delta}{\delta J(x)} E[J] = - \langle \Omega | \phi(x) | \Omega \rangle_J \quad (3.27)$$

等式右侧为有场 J 时 ϕ 的真空期望。注意到热力学中和外场共轭的物理量也是内场的平均值, 因此我们定义:

$$\phi_{cl}(x) = \langle \Omega | \phi(x) | \Omega \rangle_J \quad (3.28)$$

由此定义 Gibbs 自由能的 QFT 类比, 即 $E(J)$ 的 Legendre 变换¹

$$\Gamma[\phi_{cl}] \equiv -E[J] - \int d^4y J(y) \phi_{cl}(y) \quad (3.30)$$

¹在 Weinberg 等教材中, 此处的 Legendre 变换定义略有不同, 并没有取场在源 J 的真空期望值作为 Legendre 变换中和 J 共轭的量, 而是定义 J_ϕ 为产生期望值为 ϕ^r 的流, 再定义 Legendre 变换:

$$\Gamma[\phi] \equiv - \int d^4x \phi^r(x) J_{\phi^r}(x) + W[J_\phi] \quad (3.29)$$

后文在计算有效作用量时主要采用了这个定义

对经典场再求泛函导数，有：

$$\begin{aligned}
\frac{\delta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\Gamma[\phi_{\text{cl}}] &= -\frac{\delta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E[J] - \int d^4y \frac{\delta J(y)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\phi_{\text{cl}}(y) - J(x) \\
&= -\int d^4y \frac{\delta J(y)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 \frac{\delta E[J]}{\delta J(y)} - \int d^4y \frac{\delta J(y)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\phi_{\text{cl}}(y) - J(x) \quad (3.31) \\
&= -J(x).
\end{aligned}$$

热力学和 QFT 的类比总结如图 3.1：

很容易看出，当外场为零时，有：

<u>Magnetic System</u>	<u>Quantum Field Theory</u>
\mathbf{x}	$x = (t, \mathbf{x})$
$s(\mathbf{x})$	$\phi(x)$
H	$J(x)$
$\mathcal{H}(s)$	$\mathcal{L}(\phi)$
$Z(H)$	$Z[J]$
$F(H)$	$E[J]$
M	$\phi_{\text{cl}}(x)$
$G(M)$	$-\Gamma[\phi_{\text{cl}}]$

图 3.1: 热力学与 QFT 类比

$$\frac{\delta}{\delta\phi_{\text{cl}}(x)}\Gamma[\phi_{\text{cl}}] = 0 \quad (3.32)$$

此方程的解就是理论中的稳定构型。对于平移不变的真空态，解是不依赖于 x 的，但有时也会有额外的解称为瞬子。

在此假设考虑的理论中可能的真空态在平移以及 Lorentz 变换下总是不变的，此时方程变为非常简单的非泛函方程，进一步我们知道 Γ 是一个广延量，它正比于我们所选取的时空体积：

$$\Gamma[\phi_{\text{cl}}] = -(VT) \cdot V_{\text{eff}}(\phi_{\text{cl}}) \quad (3.33)$$

系数 $V_{\text{eff}}(\phi_{\text{cl}})$ 称为有效势。 $\Gamma[\phi_{\text{cl}}]$ 取极值的条件简化为 $V_{\text{eff}}(\phi_{\text{cl}})$ 取极值。

3.6.3 有效作用量的性质

先给出结论：我们知道 $Z[J]$ 是关联函数的生成泛函，而 $\Gamma[\phi_{\text{cl}}]$ 是单粒子不可约关联函数的生成泛函。为看出这一点，从两点关联函数算起。

$$\begin{aligned} \frac{\delta^2 E[J]}{\delta J(x) \delta J(y)} &= -\frac{i}{Z} 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(\mathcal{L} + J\phi)} \phi(x) \phi(y) \\ &\quad + \frac{i}{Z^2} 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(\mathcal{L} + J\phi)} \phi(x) \cdot 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(\mathcal{L} + J\phi)} \phi(y) \\ &= -i[\langle \phi(x) \phi(y) \rangle - \langle \phi(x) \rangle \langle \phi(y) \rangle]. \end{aligned} \quad (3.34)$$

非连通部分刚好被抵消，对更高阶的泛函导数也有相同的结果 (link cluster theorem)，因此有：

$$\frac{\delta^n E[J]}{\delta J(x_1) \cdots \delta J(x_n)} = (i)^{n+1} \langle \phi(x_1) \cdots \phi(x_n) \rangle_{\text{conn}} \quad (3.35)$$

现在开始考虑 γ ，对(3.32)求场 $J(y)$ 的泛函导数有：

$$\frac{\delta}{\delta J(y)} \frac{\delta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)} = -\delta(x - y)$$

利用链式法则展开左式：

$$\begin{aligned} \delta(x - y) &= - \int d^4 z \frac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z)}{\delta J(y)} \frac{\delta^2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z) 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)} \\ &= \int d^4 z \frac{\delta^2 E}{\delta J(y) \delta J(z)} \frac{\delta^2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z) 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)} \\ &= \left(\frac{\delta^2 E}{\delta J \delta J} \right)_{yz} \left(\frac{\delta^2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 \delta \phi_{\text{cl}}} \right)_{zx} \end{aligned} \quad (3.36)$$

可以看到这两个无限维矩阵互为逆：

$$\left(\frac{\delta^2 E}{\delta J \delta J} \right) = \left(\frac{\delta^2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 \delta \phi_{\text{cl}}} \right)^{-1} \quad (3.37)$$

已知左式为连通两点关联函数，即传播子，因此右式为传播子的逆。到动量空间可以更容易看出物理意义：

$$\tilde{D}^{-1}(p) = -i(p^2 - m^2 - M^2(p^2))$$

$M^2(p^2)$ 是自能函数，是所有单粒子不可约两点图的求和。进一步求泛函导数，用链式法则改写求导：

$$\frac{\delta}{\delta J(z)} = \int d^4w \frac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w)}{\delta J(z)} \frac{\delt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w)} = i \int d^4w D(z, w) \frac{\delt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w)}$$

并利用矩阵逆求导的法则：

$$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\alpha} M^{-1}(\alpha) = -M^{-1} \frac{\partial M}{\partial \alpha} M^{-1}$$

继续对(3.36)求泛函导数，有：

$$\begin{aligned} \frac{\delta^3 E[J]}{\delta J_x \delta J_y \delta J_z} &= i \int d^4w D(z, w) \frac{\delta}{\delta \phi_w^{\text{cl}}} \left(\frac{\delta^2 \Gamma}{\delta \phi_x^{\text{cl}} \delta \phi_y^{\text{cl}}} \right)^{-1} \\ &= i \int d^4w D_{zw} (-1) \int d^4u \int d^4v (-i D_{xu}) \frac{\delta^3 \Gamma}{\delta \phi_u^{\text{cl}} \delta \phi_v^{\text{cl}} \delta \phi_w^{\text{cl}}} (-i D_{vy}) \\ &= i \int d^4u d^4v d^4w D_{xu} D_{yv} D_{zw} \frac{\delta^3 \Gamma}{\delta \phi_u^{\text{cl}} \delta \phi_v^{\text{cl}} \delta \phi_w^{\text{cl}}} \end{aligned}$$

深灰圈表示连通图的求和，浅灰圈表示量子作用量的三阶泛函导数，可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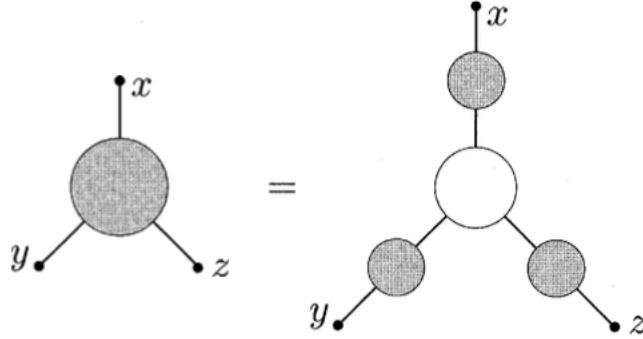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3.2: 三点关系的图像表示

看出它代表所有完全传播子移除后的连通三点关联函数，即单粒子不可约三点函数：

$$\frac{i \delta^3 \Gamma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) \delta \phi_{\text{cl}}(y) \delta \phi_{\text{cl}}(z)} = \langle \phi(x) \phi(y) \phi(z) \rangle_{\text{1PI}}$$

继续求导，可以总结出以下关系：

$$\frac{\delta^n \Gamma[\phi_{\text{cl}}]}{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_1) \cdots \delta \phi_{\text{cl}}(x_n)} = -i \langle \phi(x_1) \cdots \phi(x_n) \rangle_{\text{1PI}} \quad (3.38)$$

因此我们得出，量子有效作用量是单粒子不可约关联函数的生成泛函。因此，类比 $W(J)$ 是所有连通真空-真空图的求和， $\Gamma[\phi_{cl}]$ 是所有单粒子不可约连通图的求和。

若将生成泛函中的经典作用量 $I[\phi]$ 直接换成量子有效作用量 $\Gamma[\phi]$ ，则有：

$$Z_\Gamma[j] = e^{W_\Gamma[j]} = \int [D\phi(x)] \exp \left[i\Gamma[\phi(x)] + i \int d^4x j(x)\phi(x) \right] \quad (3.39)$$

我们将证明，这个生成泛函所代表的真空-真空振幅的连通树图部分给出了原本经典作用量 $I[\phi]$ 的理论的所有阶贡献。为分离出树图部分，引入一个常数试图标记不同部分的贡献：

$$Z_r[j; \hbar] = e^{w_r[j; \hbar]} = \int [D\phi(x)] \exp \left[\frac{i}{\hbar} \left(\Gamma[\phi(x)] + \int d^4x j(x)\phi(x) \right) \right] \quad (3.40)$$

传播子给出贡献 \hbar ，顶点给出贡献 \hbar^{-1} ，又拓扑恒等式，圈数 n_L 、内线数 I ，顶点数 V 有关系 $n_L = I - V + 1$ ，因此 L 圈图的贡献正比于 \hbar^{n_L-1} ，形式上可以有：

$$W_\Gamma[j; \hbar] = \sum_{n_L=0}^{\infty} \hbar^{n_L-1} \underbrace{W_{\Gamma, n_L}[j]}_{n_L \text{ loops}} \quad (3.41)$$

为分离出树图，形式上取极限 $\hbar \rightarrow 0$ ，此时圈图贡献趋于零，且路径积分由稳相点主导。

3.6.4 有效作用量的计算

我们在重整微扰论的框架下，从定义式(3.30)出发，逐阶计算泛函。首先，照常把拉氏量写为两部分：

$$\mathcal{L} = \mathcal{L}_1 + \delta\mathcal{L} \quad (3.42)$$

把流分为两部分 $J(x) = J_1(x) + \delta J(x)$ ，其中一部分满足如下方程：

$$\left. \frac{\delta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} \right|_{\phi=\phi_{cl}} + J_1(x) = 0 \quad (3.43)$$

而 $\delta J(x)$ 的取值是总的流让场的真空期望值仍是 $\phi_{cl}(x)$ 即 $\langle \phi(x) \rangle_J = \phi_{cl}(x)$

现在生成泛函为：

$$Z[J] = \int \mathcal{D}\phi e^{i \int d^4x (\mathcal{L}_1[\phi] + J_1\phi)} e^{i \int d^4x (\delta\mathcal{L}[\phi] + \delta J\phi)} \quad (3.44)$$

平移场的定义，取 $\phi(x) = \phi_{\text{cl}}(x) + \eta(x)$ ，指数中的项做幂级数展开：

$$\begin{aligned} \int d^4x (\mathcal{L}_1 + J_1\phi) &= \int d^4x (\mathcal{L}_1[\phi_{\text{cl}}] + J_1\phi_{\text{cl}}) + \int d^4x \eta(x) \left(\frac{\delta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} + J_1 \right) \\ &\quad + \frac{1}{2} \int d^4x d^4y \eta(x) \eta(y) \frac{\delta^2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(x) \delta \phi(y)} \\ &\quad + \frac{1}{3!} \int d^4x d^4y d^4z \eta(x) \eta(y) \eta(z) \frac{\delta^3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(x) \delta \phi(y) \delta \phi(z)} + \dots \end{aligned} \quad (3.45)$$

一阶项由(3.43)直接为零，二阶项给出高斯积分，高阶项视作微扰修正。暂且忽略抵消项与高阶修正，高斯积分给出有效作用量的第一个修正项：

$$\begin{aligned} \int \mathcal{D}\eta \exp \left[i \left(\int (\mathcal{L}_1[\phi_{\text{cl}}] + J_1\phi_{\text{cl}}) + \frac{1}{2} \int \eta \frac{\delta^2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 \delta \phi} \eta \right) \right] \\ = \exp \left[i \int (\mathcal{L}_1[\phi_{\text{cl}}] + J_1\phi_{\text{cl}}) \right] \cdot \left(\det \left[-\frac{\delta^2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 \delta \phi} \right] \right)^{-1/2}. \end{aligned} \quad (3.46)$$

高阶项的作用在 Feynman 图表示中，给出了一系列以 $-i \left(\frac{\delta^2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 \delta \phi} \right)^{-1}$ 作为传播子，高阶项作为顶点的 Feynman 规则图。

考虑抵消项，也在 ϕ_{cl} 处展开，有

$$(\delta \mathcal{L}[\phi_{\text{cl}}] + \delta J \phi_{\text{cl}}) + (\delta \mathcal{L}[\phi_{\text{cl}} + \eta] - \delta \mathcal{L}[\phi_{\text{cl}}] + \delta J \eta) \quad (3.47)$$

第二项 Taylor 展开后也给出 Feynman 图修正，第一项是一个常数。总结，有效作用量为：

$$\begin{aligned} \Gamma[\phi_{\text{cl}}] &= \int d^4x \mathcal{L}_1[\phi_{\text{cl}}] + \frac{i}{2} \log \det \left[-\frac{\delta^2 \mathcal{L}_1}{\delta \phi \delta \phi} \right] \\ &\quad - i \cdot (\text{connected diagrams}) + \int d^4x \delta \mathcal{L}[\phi_{\text{cl}}] \end{aligned} \quad (3.48)$$

上述连通图都是真空-真空图，至少也是两圈图，因此最低阶修正就是泛函行列式。上面的构造中比正常的重整化多了一个抵消项： δJ ，它由下述方法给出：

首先在头阶项有关系 $\langle \phi \rangle = \phi_{\text{cl}}$ ，此等式会因为 Feynman 图给出的修正而不成立，且贡献都来自于“蝌蚪”图，他们刚好可以由 $\delta J \eta$ 项抵消是的等式依然成立。在实际操纵中我们直接忽略连通单粒子不可约单点图，因为刚好被 $\delta J \eta$ 抵消。

3.6.5 有效作用量的对称性

虽然不总是这样,但在某些情况下,作用量 $I[\phi]$ 的对称性自动地也是有效作用量的 $\Gamma[\phi]$ 的对称性。除非我们能够证明附加于作用量的对称性也适用于有效作用量,否则我们在建立理论的可重整性时会遇到问题。为此我们研究一种重要的对称性,它由如下无限小变换生成:

$$\chi^n(x) \rightarrow \chi^n(x) + \epsilon F^n[x; \chi] \quad (3.49)$$

假定测度和作用量在变换下都不变:

$$\begin{aligned} I[\chi + \epsilon F] &= I[\chi] \\ \prod_{n,x} d(\chi^n(x) + \epsilon F^n[x; \chi]) &= \prod_{n,x} d\chi^n(x) \end{aligned} \quad (3.50)$$

此时生成泛函为:

$$\begin{aligned} Z[J] &= \int \left[\prod_{n,x} d(\chi^n(x) + \epsilon F^n[x; \chi]) \right] \\ &\quad \times \exp \left\{ iI[\chi + \epsilon F] + i \int d^4x (\chi^n(x) + \epsilon F^n[x; \chi]) J_n(x) \right\} \\ &= \int \left[\prod_{n,x} d\chi^n(x) \right] \exp \left\{ iI[\chi] + i \int d^4x (\chi^n(x) + \epsilon F^n[x; \chi]) J_n(x) \right\} \\ &= Z[J] + i\epsilon \int \left(\prod_{n,x} d\chi^n(x) \right) \int F^n(y; \chi) J_n(y) d^4y \\ &\quad \times \exp \left\{ iI[\chi] + i \int d^4x \chi^n(x) J_n(x) \right\} \end{aligned} \quad (3.51)$$

上式中 Taylor 展开了指数项。因此:

$$\int d^4y \langle F^n(y) \rangle_J J_n(y) = 0 \quad (3.52)$$

回忆起在此定义下流由此式给出:

$$J_{n,\chi}(y) = -\frac{\delta \Gamma[\chi]}{\delta \chi^n(y)} \quad (3.53)$$

因此有:

$$0 = \int d^4y \langle F^n(y) \rangle_{J_\chi} \frac{\delta \Gamma[\chi]}{\delta \chi^n(y)} \quad (3.54)$$

也即 $\Gamma[\chi]$ 在无限小变换

$$\chi^n(y) \rightarrow \chi^n(y) + \epsilon \langle F^n(y) \rangle_{J_\chi} \quad (3.55)$$

下不变，这样的对称性调教被称为 Slavnov-Taylor 恒等式。若我们出发的无限小变换时线性变换那两者时相同的。

3.7 量子 Goldstone 定理

QFT 中的 Goldstone 定理证明与经典场类似，只不过势能换成有效势。为说明这一点，需要引入一些关于有效作用量的结论。

3.7.1 寻找真空

我们知道，量子有效作用量在场的真空期望值处取极值：

$$\left(\frac{\delta \Gamma[\phi]}{\delta \phi(x)} \right)_{\phi=\langle \Omega | \phi | \Omega \rangle} = 0 \quad (3.56)$$

为找出真空态 $|\Psi\rangle$ ，它需要使得哈密顿量期望值最小，并且对场的期望值给出上述极值条件的解，还要满足归一性，利用 Lagrange 乘数法求解这个约束极值问题，可以转化为最小化以下的量：

$$\langle \Psi | H | \Psi \rangle - A \langle \Psi | \Psi \rangle - \int d^3x B(\mathbf{x}) \langle \Psi | \phi(\mathbf{x}) | \Psi \rangle \quad (3.57)$$

对量子态变分取极值，给出条件：

$$H|\Psi\rangle = A|\Psi\rangle + \int d^3x B(\mathbf{x}) \phi(\mathbf{x}) |\Psi\rangle \quad (3.58)$$

$$\left(H - \int d^3x J(\mathbf{x}) \phi(\mathbf{x}) \right) |\Psi_J\rangle = E[J] |\Psi_J\rangle \quad (3.59)$$

原则上 A、B 的值也需要求极值得出，最终结果以泛函的关系依赖于场的期望值 ϕ_0 ，但可以通过一种取巧的方式找到 A、B。

考虑含流哈密顿量的基态本征方程：

$$\left(H - \int d^3x J(\mathbf{x}) \phi(\mathbf{x}) \right) |\Psi_J\rangle = E[J] |\Psi_J\rangle \quad (3.60)$$

若取 $B = J_0 := J_{\phi_0}$, $A = E[J_{\phi_0}]$, 则 $|\Psi_J\rangle$ 满足约束条件且能量取极值。为得到有效作用量与能量的关系, 考虑这样一个过程: $-\infty \rightarrow +\infty$ 过程中, 逐渐光滑地打开源, 并维持恒定的 $J(\vec{x})$ 时间 T , 最后再光滑地撤去源。真空-真空振幅会积累一个相因子:

$$\langle \Omega, \infty | \Omega, -\infty \rangle_J = \exp(-iE[J]T) \quad (3.61)$$

于是有关系: $W[J] = -E[J]T$ 。回到没有外源的原本理论, 它的真空态由下列方程给出:

$$\begin{aligned} H |\Psi_{J_0}\rangle &= \left(E[J_0] + \int d^3x J_0(\mathbf{x}) \phi_0(\mathbf{x}) \right) |\Psi_{J_0}\rangle \\ &= \frac{1}{T} \left(-W[J_0] + \int d^4x J_0(x) \phi_0(x) \right) |\Psi_{J_0}\rangle \\ &= -\frac{\Gamma[\phi_0]}{T} |\Psi_{J_0}\rangle \end{aligned} \quad (3.62)$$

也就是说, 对于期望值为 ϕ_0 的场构型的态, 它的能量与该场构型对应的量子作用量只相差一个负系数。满足极值条件的场构型中, 是的量子作用量最大值的就对应能量的最低点, 即真空态。

我们总希望真空仍就具有 Poincare 群的对称性, 因此场的期待值是一个常数, 从而量子作用量的展开中含导数项的都为零, 只剩下了 V_{eff} 称为有效势 $\Gamma[\phi_0] = -VT V_{eff}(\phi_0)$, 此时寻求真空就变成了寻求有效势的极值, 而在最低阶近似下有效势就是拉氏量中的经典势。

3.7.2 量子 Goldstone 定理的证明

Proof 1 第一个证明与之前经典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, 只需补充几个小细节。我们假设作用量以及测度再一个连续对称变化下都不变, 它的代表, 无限小变换时线性的:

$$\phi_n(x) \rightarrow \phi_n(x) + i\epsilon \sum_m t_{nm} \phi_m(x) \quad (3.63)$$

由之前的论证, 作用量线性的对称性在量子作用量中仍然保持, 因此有关系:

$$\sum_{n,m} \int \frac{\delta \Gamma[\phi]}{\delta \phi_n(x)} t_{nm} \phi_m(x) d^4x = 0$$

再考虑平移不变理论，作用量的形式为 $\Gamma[\phi] = -\mathcal{V}V(\phi)$ ，不变条件可以改写为：

$$\sum_{n,m} \frac{\partial V(\phi)}{\partial \phi_n} t_{nm} \phi_m = 0$$

再次对场求导，并且利用极值条件，给出关系：

$$\sum_{n,m} \frac{\partial^2 V(\phi)}{\partial \phi_n \partial \phi_\ell} \Big|_{\phi=\bar{\phi}} t_{nm} \bar{\phi}_m = 0$$

在经典的情况中，势能二阶导矩阵的本征值直接被认为是质量。有效势的二阶导如有效作用量节所述，是单粒子不可约两点图之和，直接与动量空间的完全传播子的导数联系：

$$\frac{\partial^2 V(\phi)}{\partial \phi_n \partial \phi_\ell} = \Delta_{n\ell}^{-1}(0)$$

因此方程改写为：

$$\sum_{n,m} \Delta_{n\ell}^{-1}(0) t_{nm} \bar{\phi}_m = 0$$

当对称性破缺时， $\sum_m t_{nm} \bar{\phi}_m$ 不为零，此时它是 $\Delta_{n\ell}^{-1}(0)$ 本征值为零的本征矢，若对角化， $\phi_{Gm} = U_{nm} \phi_m$ ， U_{mn} 为使得矩阵对角化的变换， n 取为零本征值对应的下标。这意味着 $\Delta_{n\ell}^{-1}(q)$ 在 $q^2 = 0$ 处有一极点，因此无质量。

为看出 Goldstone 粒子属于洛伦兹群的哪个表示，我们先假设场 ϕ_α 对应表示 D ，于是有 $\phi'_\alpha = D_{\alpha\beta}(\Lambda) \phi_\beta$ 。Goldstone 子与原本场的线性关系可能让人误以为他们对应相同的表示，但 U 在 Lorentz 变化下并不平庸，为看出这一点，传播子的倒数按照 $D^{-1} \otimes D^{-1}$ 变换，对角化后的矩阵为 Lorentz 标量矩阵，因此变换矩阵按照 D^{-1} 变换，刚好抵消的原本场的变换，因此 Goldstone 粒子是零自旋玻色子。

Proof 2 任何连续对称性都给出一个守恒流 J^μ ，以及相应的守恒荷 Q ，并且这个 Q 诱导对应的对称变换：

$$Q = \int d^3x J^0(\mathbf{x}, 0)$$

$$[Q, \phi_n(x)] = - \sum_m t_{nm} \phi_m(x)$$

上述算符关系不受自发对称性破缺的影响。现在考察流和场的对易子的真空期望值，并对中间态求和，有：

$$\langle [J^\lambda(y), \phi_n(x)] \rangle_{\text{VAC}} = (2\pi)^{-3} \int d^4p [\rho_n^\lambda(p) e^{ip \cdot (y-x)} - \tilde{\rho}_n^\lambda(p) e^{ip \cdot (x-y)}] \quad (3.64)$$

其中利用平移不变形，以及插入完备关系定义了：

$$\begin{aligned} (2\pi)^{-3} i \rho_n^\lambda(p) &= \sum_N \langle \text{VAC} | J^\lambda(0) | N \rangle \langle N | \phi_n(0) | \text{VAC} \rangle \delta^4(p - p_N), \\ (2\pi)^{-3} i \tilde{\rho}_n^\lambda(p) &= \sum_N \langle \text{VAC} | \phi_n(0) | N \rangle \langle N | J^\lambda(0) | \text{VAC} \rangle \delta^4(p - p_N). \end{aligned} \quad (3.65)$$

对 N 的求和表示对所有离散的指标求和以及对连续指标的积分。由于 ρ 是动量四矢的函数，且自身有一个 Lorentz 矢量指标，因此正比于 p^μ ，而插入完备集中的态能量总是正定的，因此也正比于能量的阶梯函数，即：

$$\begin{aligned} \rho_n^\lambda(p) &= p^\lambda \rho_n(-p^2) \theta(p^0) \\ \tilde{\rho}_n^\lambda(p) &= p^\lambda \tilde{\rho}_n(-p^2) \theta(p^0) \end{aligned} \quad (3.66)$$

真空期望可以改写为：

$$\begin{aligned} \langle [J^\lambda(y), \phi_n(x)] \rangle_{\text{VAC}} &=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y_\lambda} \int d\mu^2 [\rho_n(\mu^2) \Delta_+(y-x; \mu^2) \\ &\quad + \tilde{\rho}_n(\mu^2) \Delta_+(x-y; \mu^2)] \end{aligned} \quad (3.67)$$

其中： $\Delta_+(z; \mu^2) = (2\pi)^{-3} \int d^4p \theta(p^0) \delta(p^2 + \mu^2) e^{ip \cdot z}$ 。

当 $z^2 > 0$ 时，Lorentz 不变形要求 $\Delta_+(z; \mu^2)$ 仅能依赖于 $z^2 \mu^2$ 。因此 $\Delta_+(z; \mu^2)$ 关于 $(x-y)$ 在类空时是偶函数，此时：

$$\langle [J^\lambda(y), \phi_n(x)] \rangle_{\text{VAC}} =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y_\lambda} \int d\mu^2 [\rho_n(\mu^2) + \tilde{\rho}_n(\mu^2)] \Delta_+(y-x; \mu^2) \quad (3.68)$$

由因果关系，类空对易子必为零给出条件：

$$\rho_n(\mu^2) = -\tilde{\rho}_n(\mu^2) \quad (3.69)$$

而对于一般的 x, y ，代入上式给出：

$$\langle [J^\lambda(y), \phi_n(x)] \rangle_{\text{VAC}} = \frac{\partial}{\partial y_\lambda} \int d\mu^2 \rho_n(\mu^2) [\Delta_+(y-x; \mu^2) - \Delta_+(x-y; \mu^2)] \quad (3.70)$$

为利用流守恒条件，两边同时再对 Y^λ 求导，利用性质：

$$(\square_y - \mu^2) \Delta_+(y - x; \mu^2) = 0$$

于是，对于任意的 x 和 y ，有：

$$0 = \int d\mu^2 \mu^2 \rho_n(\mu^2) [\Delta_+(y - x; \mu^2) - \Delta_+(x - y; \mu^2)] \quad (3.71)$$

只能有：

$$\mu^2 \rho_n(\mu^2) = 0 \quad (3.72)$$

此方程的解要么为 $\rho_n(\mu^2) = 0$ ，要么为 $\rho_n(\mu^2) \propto \delta(\mu^2)$ 。我们将看到，对于对称破缺情况，只能为后者。令 $\lambda = 0, x^0 = y^0 = 0$ ，则有：

$$\begin{aligned} \langle [J^0(\mathbf{y}, t), \phi_n(\mathbf{x}, t)] \rangle_{\text{VAC}} &= 2i(2\pi)^{-3} \int d\mu^2 \rho_n(\mu^2) \\ &\quad \times \int d^4p \sqrt{\mathbf{p}^2 + \mu^2} e^{ip \cdot (y-x)} \theta(p_0) \delta(p^2 + \mu^2) \\ &= i\delta^3(\mathbf{y} - \mathbf{x}) \int d\mu^2 \rho_n(\mu^2). \end{aligned} \quad (3.73)$$

其中用到了公式： $\int_{-\infty}^{+\infty} dk^0 \delta(k^2 + m^2) \theta(k^0) = \frac{1}{2\omega}$ 。对 y 空间积分，利用荷 Q 生成了这个对称变换，给出：

$$-\sum_m t_{nm} \langle \phi_m \rangle_{\text{VAC}} = i \int d\mu^2 \rho_n(\mu^2) \quad (3.74)$$

仅当

$$\rho_n(\mu^2) = i\delta(\mu^2) \sum_m t_{nm} \langle \phi_m(0) \rangle_{\text{VAC}} \quad (3.75)$$

可以看出，对称破缺时， $\rho_n(\mu^2)$ 不能为零，但正比于 $\delta(\mu^2)$ 的项职能出现在无质量粒子的理论中，而且必须是单粒子态，因为多粒子态会给出连续贡献。态 $\phi_n(0)|\text{VAC}\rangle$ 是旋转不变的²，因此呢只有螺旋度为零的态对 $\langle N | \phi_n(0) | \text{VAC} \rangle$ 有贡献，同时只有内禀宇称以及内部量子数同 J_0 相同的态 N 对 $\langle \text{VAC} | J^0 | N \rangle$ 有贡献，因此呢 Goldstone 粒子是一个自旋为零的无质量粒子，且与 J_0 有相同的宇称以及内部量子数。

²这似乎依赖 ϕ 是标量场

第四章 张量网络

参考文献

- [1] P. B. Pal, “Dirac, majorana, and weyl fermions,” *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*, vol. 79, no. 5, pp. 485–498, 2011.